



人生邊際處

董心

契仔回鄉記(之二)

小傢伙忽然對滑雪着了迷。他纏着我問：「你會滑雪嗎？你會溜冰嗎？東北是不是很多滑雪場？你能教我嗎？……」我絞盡腦汁回想童年，卻只有和玩伴們在冰面上嬉戲的模糊記憶。至於在他這個讀高中的年紀，我是個學習並不用功的學生，常常在晚自修之後，偷偷地往迪廳跑——那個年代，會跳霹靂舞的男孩簡直是酷斃了，我身材不行，霹靂舞學不成，但迪廳的空地，被改成了滑旱冰的場地，我倒是很快就學會了。小傢伙聽我講了這些「幸福的回憶」，撇撇嘴，「什麼呀，說了半天，你不但哈哈酷斃的事情都沒學成，而且還是不會滑冰嘛，你還東北人呢……」哎呀呀！誰說東北人就一定會會滑冰和滑雪呢？不過，聽着小傢伙開始很自然地用「哈哈都不會」這樣的典型東北話句式，我收穫了一種別樣的欣慰。

其實，我也想讓他這次回東北可以試一試滑雪。但又的確不敢。每年都有人在滑雪場受傷，即便找了最專業的教練，一對一陪着也難免。那長長的雪道，你即便能控制自己不摔跤，也無法預計有「飛來橫禍」——人體炮彈撞過來，就是無辜的天外飛仙。萬一傷了影響學業，實在罪過。畢竟，他已經中五了。

好在，他雖然不開心，但還是接受了我的建議。看着他有些失望的表情，我不禁感慨：年少時，總被大人告知，等長大了，有些事就可以做了。可真到了長大的那一天，要麼已經忘記年少的夢，要麼就是沒有時間和精力做這些「有趣但不是最緊要」的事（比如滑雪），待真的有錢也有閒的時候，即便對這些事還是念念不忘，身體又不允許了。摸着自己時常因疼痛而罷工的腰間盤，我無奈地笑了。



他鄉港聲

梁家信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信而有征

劉征

最近看了一部4集短劇叫《交錯人生》，是那個已經老去的鈴本保奈美主演的。儘管她已經年老，再也不是30年前站在東京街頭의赤名莉香。但是，一看到她，你還會想到那段略帶遺憾的浪漫愛情故事。

在《交錯人生》當中，有一個同樣浪漫的劇情。一個女生，大學畢業之後去書店上班。一天，當她正在擺書的時候，來了一位客人，向她詢問是否有一本新出版的書。她立刻就脫口而出：「這部書缺貨。」然而，那位男子看她回答得如此迅速，反而有些狐疑起來。他轉頭去到櫃枱，找別的售書員諮詢去了。這時候有趣的事情發生了，那個櫃枱裏的男人老老實實地幫他查詢一番之後，發現果然還是沒有這本書。諮詢者一邊詫異、一邊又有些不好意思，他便轉頭去向先前的那位女售書員道歉。這樣一來，售書員也局促起來。她感覺自己配不上這個道歉，因為她並不是對自己的工作如此專業才掌握了整個書店的書籍出售情況，實在是 she 恰恰也



心窗常開

潘明珠

油麻地是香港吸引遊客的景點，每當日落後華燈初上，油麻地整條廟街的小攤檔點亮燈火，迎來各方遊客。現在更是華麗變身，早上未見小販開攤檔，卻見大群遊人散布在舊油麻地警署門外哩。原來他們在等候進場參觀最潮港式新景觀：「光影之旅」。

很多遊客慕名來港，預約入舊油麻地警署只為打卡，廣州親戚子女也拜託我為他們預約參觀。為求全面搜集資料，我便先踩場，自行和金英姐先去參觀，果然人氣旺大受歡迎。

這座樓高3層的二級歷史建築，建於1922年，坐落廣東道近廟街，採用愛德華時期的建築風格，正門有半圓形門廊，或是因風水考量採用內凹設計，左右兩翼有拱頂長廊，很具標誌式特色。

我曾在2021年2月初首次踏足這所舊油麻地警署，那時仍有報案室，我被引領到2樓一個辦公室。讀者勿誤會，我前去乃為參加拍攝港產警匪電影，我要與負責一個出版項目的警官，開會商討有關製作「網絡安全事件簿」這套讓少年人提高數碼安全及防騙意識的繪本故事細節，及後衍生了《甜甜圈的秘密》等系列圖書。由於忙開會，我頗感遺憾當時沒拍照留念。

如今舊油麻地警署已活化成歷史建築景點，因此處曾是許多香港著名影視片的取景地，於今它化身為電影主題展館，開放

香港警署 光影之旅

予公眾參觀，憑「光影之旅」入場券可入內作沉浸式參觀，更可隨喜打卡，正呀！

我們先通過舊舊式戲院售票處的入口，進入光影隧道，觀看精彩剪輯的影片，內有多齣香港警察電影中的經典難忘角色及畫面，如周潤發、張國榮、劉德華、梁朝偉等，美好正氣回憶全返晒嚟。我們走進雜差房、槍房等場景，沉浸式感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警署內氛圍。一些男遊客選擇拜牆上的關公像，入羈留室打卡，青少年最感興奮去媒體設置機自選扮演著名電影角色，扮警察或囚犯都得，AI會把遊客變身成所選角色，拍照留念。小朋友最愛蓋印章，不知要跟足三步驟才能成功蓋得彩色圖，我便熱心即場給小豆丁示範，小朋友成功蓋章了，開心雀躍了，我也威風哩。

香港警察保障社會安寧功勞大，得到人們愛戴，此年假一家大細好節目，莫過於到此特色警署來了，歡迎你前來參觀並沉浸感受皇氣熱血氛圍啊！



●遊客慕名來舊油麻地警署。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英國女星「邦女郎」Rosamund Pike 亮出了十年有餘的中國名「裴淳華」。印象中都她妹是個冷艷的金髮美女，片中有西洋劍動武的場面，因其角色設定是「壞」的邦女郎，下場是給「好」的邦女郎一劍穿心而香銷玉殞。今時見其五官都大不如前，卻原來距她上演「邦女郎」已是廿多年前，真是歲月不饒人！同場的占士邦皮雅斯布士南（Pierce Brosnan）已達古稀之年，滿面皺紋，鬚髮皆白。

裴淳華手書中文姓名，這回卻以「尤子君之母」的身份曝光。尤子君剛拿了一個漢語比賽小學年組的全球總冠軍。說起來很嚇人，原來是個鼓勵小孩學漢語的大型活動。裴淳華夫家姓 Unacke，丈夫尤儒筆是個從商的數學家，自學中文和中國歷史。他們育有兩子，尤子君12歲，尤子原9歲。裴淳華畢業於牛津大學，中國姓名是尤儒筆給取的。姓取音近。淳取「坦率、簡單」義。華是中華，華又通花，其芳名 Rosamund 則與「玫瑰」（Rose）同源。或許裴淳華的漢語水平屬初

「邦女郎」裴淳華

學級，這個淳我們中國讀書人會理解為「敦厚、質樸」，意義就比「坦率、簡單」豐富得多了。其夫老尤已到達這個水平嗎？

美中不足者，裴、淳、華三字都屬陽平聲，普通話、廣府話皆然。音階最低而無起伏，唸起來就不夠尤儒筆、尤子君、尤子原父子仨的中國名那麼悅耳了。若拿華花相通而改讀如「花」，則「花」是陰平聲，雖然仍是三連平，卻有陰陽高低而沒有那麼拗口。我們可以預期，今後將會有更多鍾情中國文化的外國朋友會用上漢姓漢名，以後見到中國化的姓名，或許不再可以確定當事人的國籍和血統了。

說到占士邦電影，官方說法第一位華裔邦女郎是馬來西亞華人影星楊紫瓊。可能考慮到大中華市場的「胃口」，楊紫瓊是少數佔戲份而沒有跟占士邦有過一腿的邦女郎。真正第一位中國邦女郎，應該是此間七小福的元秋，上世紀七十年代在電影中飾演一個會武功的女中學生，演員表卻沒有她的名字。年輕觀眾可不要被元秋姐復出後以「肥婆」形象重返大銀幕而誤導，年輕時她還演過《碧血劍》（Rose）帶點邪氣的五毒教主何鐵手呢！



眾袖乾坤

余似心

維納斯誕生於蛋彩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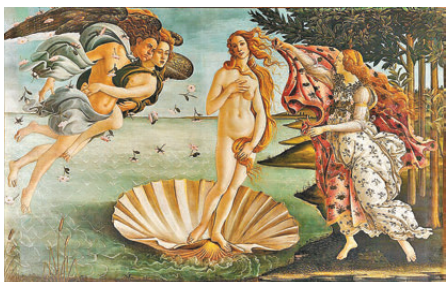
我早年在佛羅倫斯習畫時，經常到當地著名的烏菲茲美術館（Uffizi）去臨畫。該美術館其中最多觀眾的一幅畫便是意大利畫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的名作《維納斯的誕生》。該畫172.5cm×278.5cm 佔據了一面牆壁，畫前經常人頭湧湧。我對這畫的背景滾瓜爛熟，因為香港會考的美術史，這時代也曾是考試範圍之內。

最近我以這畫作為教授學生的教材，不過部分是反面教材，因為畫中的維納斯頸部長了，角度也不自然，身型過於修長，站姿亦有點不合理，在人體結構上要學生留意。當然波提切利是文藝復興早期佛羅倫斯畫派藝術家，他追求的是唯美主義，表達的是人體的線條和美感，況且維納斯是位女神，不以俗人相比。不過整幅畫的構圖優美，兩旁風之神和春之女神也畫得生動，充滿故事性，色彩鮮艷舒服。

談到色彩，我就是想透過這畫讓學生認識蛋彩畫（Egg Tempera）。這幀繪於畫布上的巨製是蛋彩畫。主要是將雞蛋混入顏料，混合方式

多，一般使用手磨天然顏料粉加入蛋黃或蛋清、亞麻仁油、清水、薄荷油、達瑪樹脂、凡立水、酒精、醋等，配方複雜。蛋彩顏料的優點是快乾、保持長久，色彩艷麗透明不混濁，運用在壁畫上稱為濕壁畫，不易剝落，不易龜裂，波提切利將蛋彩顏料在他作品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蛋彩畫盛行於14至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可惜由於混合較為複雜也快乾，到16世紀後逐漸被油畫取代。有說蛋彩畫在早期埃及石棺裝飾上也有發現，也有記載在3世紀杜拉歐羅普斯猶太教堂的壁畫亦使用蛋彩畫，甚至在世紀初的印度一些洞穴和岩雕寺廟中發現保存良好的蛋彩壁畫。蛋彩畫在那時普及面廣，也難以考究其出處了。



●《維納斯的誕生》是蛋彩畫。作者供圖

候鳥逆飛

今年春節有個詞火了：反向過年。從「返鄉過年」到「反向過年」，聽上去幾乎一樣，內裏卻已大變活人了。曾幾何時，春節的代名詞是一張張要靠「搶」的火車票和飛機票，是高速公路上一眼望不到頭的紅色尾燈，是摩托大軍頂風冒雪的悲壯遷徙。那是屬於中國人的集體儀式——無論身在何處，無論混得好歹，除夕夜必須坐在老家的飯桌旁。然而，時代真的變了，在最近幾年的春運大潮中，一股逆流而上的隊伍正愈發壯大。這就是「反向過年」：不再是年輕人趕回老家，而是父母來到孩子工作的城市。

這種「候鳥逆飛」的現象，起初源於交通壓力的倒逼。對於在大城市打拚的「牛馬」來說，春節回家的路往往鋪滿了金錢與時間的雙重焦慮。且不說那張承載着鄉愁的機票在春節期間會漲到怎樣的天價，單是拚手速搶票時那種「秒沒」的絕望，以及屈指可數的幾日假期，就足以讓人心力交瘁。相比之下，將時間更充裕靈活的父母「錯峰」接到大城市，機票往往是「白菜價」，高鐵票源也更充足。既然團圓的核心是「人」，那麼在哪裏團圓，就變得不再那麼不可動搖。而漸漸地，大家發現不止經濟眼，「反向過年」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是好選擇，甚至是最優解。

比如，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傳統的「返鄉過年」，往往伴隨着沉重的社交負擔。回到老家，意味着要面對七大姑八大姨的「靈魂拷問」：工資多少？對象有了嗎？什麼時候生二胎？這種以關心為名的隱私窺探，讓許多在大城市習慣了邊界感的年輕人如坐針氈。老家的

春節，往往不是休息，而是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應對的社交攻防戰。

而「反向過年」，則巧妙地將主場優勢奪回到了年輕人手中。在大城市的小家裏，沒有了錯綜複雜的宗族關係，沒有了流水席般的應酬，一家人可以真正地關起門來，享受純粹的天倫之樂。

父母來到子女所在的城市，不僅是過年，更是一次難得的探親遊。他們有機會親眼看看孩子奮鬥的地方，去逛逛那些「傳說中」的景點，去體驗體驗「在別處」的風情。這種角色的互換，讓父母從「等待者」變成了「參與者」。

更有趣的是，對於很多已在異鄉扎根、買房、結婚、生子的人來說，當父母來到這裏，一家人在這個新的空間裏貼春聯、包餃子，那個物理意義上的「異鄉」，在這一刻便擁有了「故鄉」的溫度。這標誌着新移民們正在完成心理上的「落地生根」。

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度美化這種變遷。對於許多老人而言，「反向過年」依然是一種無奈的選就。在他們的觀念裏，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草窩，離開了熟悉的鄉里和土地，異鄉的街道往往顯得冰冷而孤獨。他們像被移植的老樹，在陌生的石屎森林裏顯得局促不安。他們聽不懂當地的方言，搞不清複雜的地鐵線路，也不習慣飲食上的改變。為了成全兒女的孝心和便利，他們隱藏了自己的不適。這份沉默的犧牲，同樣是「反向過年」中不可忽視的底色。

無論是「返鄉」還是「反向」，大家仍在不斷探索過年的方式。但無論形式如何變化，春節的內核始終未變——那就是對團圓的渴望，以及對親情的眷戀。

在書店相遇

喜歡這位作家的作品，才會格外留意到。於是，兩人之間就立即瀾漫起了一股曖昧味道。戲到此處，我就想拍案叫絕了。這迂迴心腸，一來一回，就好像每一樣東西，總要於無聲處柳暗花明般失而復得，並在挫折當中生出珍貴感來，而且還帶出一種特有的羅曼蒂克，就好像沒有細節和遺憾的愛情都不算是好的愛情一樣。

這讓我想起活地亞倫的一部討論愛情的電影《安妮·霍爾》，當中也有一對戀人因為同一部書就喜歡上對方。那個情節是這樣的，一位女士在逛書店，另一位男士恰好也在。並且，當這位提到書名時，那位竟立刻就說出這部詩集當中他最喜歡的一句名言。就好像喜歡顧城的人，自然會喜歡他的名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而後，他才又輾轉找到這個詩的名字《一代人》。這時候，這個名言是最先如雷貫耳的。可這整首詩倒未必人人都讀過，並記住了這個名字。倘若反過來，一個人在看到一首詩的時候，於所有句子當中恰恰喜歡上這一句，並摘錄背誦下

來。然後，有一天，這個人就來到了你的面前，停下來，看你手裏拿着的、收錄了這首詩的詩集。然後，對着你輕輕地念出那一句詩。你一個抬頭，就看到他很溫和的笑，然後你就迷失了。

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就像活地亞倫所要表達的愛情觀。愛情，是一次偶遇，也是一種共鳴，而且它還是一個石破天驚的愛情的引爆器。況且，在時間上，這個愛情還是要立即引爆的，要將兩個人的隔膜炸得粉碎，把各種障礙與世俗的偏見也一同帶走。或者說，並不是除此之外的別人在這場爆炸當中被衝走了，而是當事人在爆炸的煙霧當中沉淪了、隱身了，就好像這世界當中只有他們兩個人。這正應了張愛玲在《傾城之戀》當中的那一句：「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遲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輕輕地說一句：噢，你也在這裏嗎？」所謂愛情，原本就是莫名其妙的機緣巧合。當你不知道它從何而來的時候，就只好把它歸於命運了。

●帶着紅扇喝杯青島啤，特別爽。

作者供圖

